



UN LIBRARY

MAR 9 1979

Distr.
LIMITED

A/C.4/33/L.28

22 February 1979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联合国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四委员会

议程项目24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伯利兹问题

伯利兹玛雅-克可奇委员会

曼努埃尔·卡里洛·卡利兹先生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四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¹

1. 我代表伯利兹玛雅-克可奇委员会发言，我是该委员会付主席。我要感谢你们给我在第四委员会发言的机会，这样让全世界都可以听到拉利兹印第安人不幸的声音。大部分伯利兹印第安人住在伯利兹南部。

2. 去年我未能来到这里，因为正如当时你们所得到的通知，我为不幸的情况所阻，无法来到纽约。但是，伯利兹玛雅-克可奇印第安人的抗议书还是到了你们手中，这要感谢我的朋友安东尼·马丁内斯先生，他答应代我转达我的声明。现在我能亲自来到这个大会发言，作为南部伯利兹大多数土著的发言人，来再一次描述我们这些当地土著日常生活的困苦情形。

¹ 按照第四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散发。

3. 我尽可以再读一遍我上次的声明，因为一切都没有改变：有的仍是穷困、歧视、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需要的漠不关心，以及我们在所关心的事和改善我们命运的愿望方面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那种绝望的气氛。

4. 我已经说过，我们这些玛雅人和克可奇人的后裔，也就是今天大家称为伯利兹的原有居民，目前构成托莱多地区人口的一半以上，我们的谷物生产是该地区的主要出产。加勒比人和非洲人后裔的居民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他们住在戈尔达角和其他沿海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把我们当做劣等人看待。非洲人的后裔特别会滥用他们优势。我们印第安人一向住在农村。我们住在乡下，我们的村落散在全区百分之九十的地方。

5. 那是我们祖先的土地，他们把著名的高度发达的玛雅文化遗产留给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流转，我们渐受西班牙文化的影响。西班牙文化通过危地马拉边界那边的贝拉帕斯和埃尔佩藤等省进来。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先是玛雅、然后是西班牙的许多活动和影响中心。危地马拉境内的印第安人是我们的弟兄。住在边境两边的我们是同一族人。我们自古就和他们有来往，我们彼此了解。

6. 通常被称为科巴内洛斯人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有把他们出产的胡椒、葱、大蒜、水果和蔬菜带到南部伯利兹来卖的传统。他们有时候也带布匹、鞋子和农具来卖，我们也曾经常去附近村庄去买这些东西。他们过去经常供应我们这些产品和其他日常用品。我说过去，因为这种买卖受到地方政府当局不断的阻挠，已几乎完全停止了。更糟的是，地方政府当局不以阻止科巴内洛斯人卖东西给我们为满足，也不帮助我们其他途径获得供应。各位可以想象到伯利兹城去买工作服和其他商品多么困难。我们须在崎岖的公路上坐七小时的公共汽车，一路上还要受虐待。那可既不容易又不省钱哪。

7. 但是在另一方面，政府却要卡住我们的生产。我们所生产的大米、玉米和豆类都要卖给购买委员会，委员会在高兴的时候付给它高兴付的价钱。政府还要阻挠甚至可能来自伯利兹境内的对我们的援助。例如，我们既被禁止到危地马

拉医院去看病，被派驻在托莱多的英国驻军曾表示愿意分配医疗用品给印第安人村庄，以便治疗大小肠寄生虫、痢疾、热病以及其他当地常见的疾病。可是不知何人何事从中作梗，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月了，他们连一片阿斯匹林药片也没有提供。

8. 如果通过我们自己的发展有了能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有办法应付上述那些需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改善我们目前情况的手断。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技术和财政援助，以提高我们产品的数量和品质，我们需要教育机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训练。

9.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援助和合作，但是我们在伯利兹领土内找不到。若干时间以前，我们曾告诉英国总督说，我们希望直接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讨论我们的问题；我们向他指出我们是一个单独的种族集团。他回答说，地方政府负责所有印地安事务。因此，情势看来完全没有希望，因为我们同伯利兹当局的所有接洽都证明毫无结果。黑人和白人，他们都对我们歧视。

1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通过玛雅-克可奇委员会进行工作以便同国际组织和在别的国家代表印地安人而工作的运动建立关系。我们正在进行商谈以求得到各种机构，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印地安人理事会对我们委员会的承认。

11. 我们也认为我们应当同整个西半球的土著人民要有更密切的联系以便改进合作和相互交流。在我们的紧邻，土著社区在危地马拉占大多数，这些社区中间有积极的活动。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说相同的语言，并且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种族上是一个民族。但是，伯利兹的政客们却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我们这些伯利兹的印地安人了解危地马拉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之间长期的争执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它对伯利兹境内生活的政治影响，我们也清楚伯利兹政客们的贪求权力的态度。作为托莱多的居民，我们特别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住在一个曾被作为争端的任何可能解决办法的焦点来加以讨论的地区，因此，不管这个问题解决与否都将受到最深切的影响。

12. 政客们关心的似乎是这个问题的别的方面，特别是要确保他们仍旧掌握权力。他们全然忘却我们人民可怜的处境，任何解决、或任何不能达成解决的后果都会要我们去承受。

13. 如果能达成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适当的妥协解决办法，我们在南部伯利兹就可以想望有一个和平工作和幸福的将来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敌对和固执继续下去，我就将被孤立，从而任何改善的机会都将全被剥夺。

14. 但是，这还是比较轻的灾难哩，因为如果伯利兹现政府的政客们坚持要把我们赶到一个只会带来毁灭和破坏的情况中的话，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可能要称之为大灾难的痛苦前景了。这对我们太严重了，因为那一班伯利兹的政客们将试图迫使我们进入一个同我们自己是一个种族的人民进行对抗的境地，我们同这些人民有共同的祖先、文化和风俗习惯，我们同他们，就象是我在许多场合曾经一再说过的一样有许多亲属关系。

15. 由于这个原因，就象我已经说过的一样，我们同那些反对政府现时行为的人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认为，联合王国政府和危地马拉政府不应掀起冲突，而应对它们之间的争端寻求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应考虑到我们土著人民切身的利益并保证我们这些伯利兹地区原来的居民能和平共处，从事生产建设。

16. 土著社区一定会在所有这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很重要，值得加以考虑，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来自他们共同的根沉因而一定会胜过那些现在掌权的人的那种不能长久的策略和诡计。土著社区之间天生的和真正的友爱的品质是永远和不变的。